

平湖璽印篆刻博物館藏 兩枚新見秦官印^{*}

王 偉

近年來秦官印(封泥)數量和品類激增,其內容豐富而獨特,除了書法藝術價值外,秦官印的證史補史價值尤為珍貴。中國平湖璽印篆刻博物館(籌)收藏和展陳一批秦官印,其鈕制多樣,內容新穎,有重要的學術價值,現選擇其中的兩枚藏品介紹如下。

一、都司馬印

都司馬印(圖1),銅質,鼻鈕,曾著錄於《鈔泉堂古印存》。^{〔1〕}此印有田字格,字體為標準小篆,雖然文字筆畫鑿刻痕迹明顯,但文字風格工穩自然,其為秦官印無疑,唯“印”字末筆沒有下曳的折筆,這種寫法在秦官印中實屬罕見,為秦印文字中“印”的寫法提供了一個特殊的例證。



圖 1

*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“秦印集成暨新秦印文字編”(16BYY120)的階段性成果。

〔1〕周氏輯拓:《鈔泉堂古印存》(原拓本,一函兩冊),文雅堂 2015 年。

西周金文中已有“嗣(司)馬”，“司馬”一職亦習見於先秦文獻，其職掌軍事的職能歷來均無異說。秦漢出土文獻有各級各類的司馬名目，如秦封泥有司馬、公車司馬(丞)、公車右(司)馬、軍假司馬等；秦璽印有邦司馬印、中司馬印(魚鈕)。^{〔1〕}里耶秦簡8—461號木牘有“邦司馬爲郡司馬”。^{〔2〕}張家山漢簡《二年律令·秩律》有郎中司馬、衛尉司馬(秩千石)、公車司馬(秩八百石)、中司馬、郡司馬、騎司馬、中輕車司馬、備盜司馬等。^{〔3〕}

“都司馬”一職僅見於《周禮》。《周禮·夏官·司馬》：“都司馬：每都上士二人，中士四人，下士八人，府二人，史八人，胥八人，徒八十人。”又“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，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，以國灋掌其政學，以聽國司馬，家司馬亦如之”，鄭玄注：“都，王子弟所封及三公之采地。司馬，主其軍賦。”可見，《周禮》之“都司馬”是掌管諸侯邦國及公卿采邑軍賦的武官，而秦實行的是“子弟無尺寸之封”的郡縣制，故“都司馬印”的職掌與《周禮》所記似僅爲名稱上的巧合。

“都”的“總括”之意文獻常見。《鶡冠子·泰錄》：“故孰不詔請都理焉。”陸佃注：“都之爲言總也。”《廣韻·模韻》：“都，猶摠(總)也。”漢代“都護”之“都”意即爲“總”，史籍還有“都部”、“都受”、“都統”、“都督”等，皆表示總括之意。秦漢出土文獻中有“都某”類職官或名稱，如睡虎地秦簡《秦律十八種》有都官(吏、人)、都邑、都倉、都庫、都田等。^{〔4〕}里耶秦簡有都鄉、都田、都府守、都郵、乘傳客爲都吏、毋曰邦門爲都門、都官等。秦璽印封泥中“都某”式有數十種，如都侯、都市、都亭(以上璽印)，都部，都鄉、都鄉之印，都船、都船丞印、陽都船丞、陰都船丞，都共、都共丞印，都廡、都水丞印、都田之印、杜都廡印、都材榦印、榦都廡丞(以上封泥)。新出漢印有“西都田”。^{〔5〕}其中多數“都”似可理解爲“總括”之義，或表示專門負責某一工作，如“都田”即爲田官之長或總理公田之事，“都鄉”與“離鄉”相對，是縣廷所在的鄉，“都官”與“離官”相對，是設在地方的中央統轄的事務性機構。此外，《漢書·百官公卿表》宗正屬官有“都司空令丞”，秦始皇陵出土板瓦刻劃陶文有

〔1〕 本文所引秦璽印封泥資料如未注明則均見於拙著《秦璽印封泥職官地理研究·附錄》第528—646頁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。

〔2〕 陳偉主編：《里耶秦簡牘校釋(第一卷)》，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。以下所引里耶秦簡資料同出此書，不贅注。

〔3〕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：《張家山漢墓竹簡[二四七號墓]》(釋文修訂本)，文物出版社2006年。以下所引張家山漢簡資料同出此書，不贅注。

〔4〕 王輝、王偉：《秦出土文獻編年訂補》第221—236頁，三秦出版社2014年。

〔5〕 吳硯君：《盛世璽印錄》(31號)，日本藝文書院2013年。

“都司空□”，〔1〕或即是總管各類司空的官員。

我們認為“都司馬”之“都”與秦漢出土文獻中“都某”類職官的含義或相關，“都司馬印”應該是某級“司馬”的主官。由於缺乏可資對照的資料，級別和具體職能暫時難以做出判斷。

總之，“都司馬印”是秦官印的新品類，文字內容和“印”字的寫法均較為獨特，仍有進一步研究的價值。

二、清河候印



圖 2

清河候印(圖 2)，銅質，魚鈕，曾著錄於《文雅堂藏印》。〔2〕此印文字風格嚴謹端莊，是典型的秦小篆體。與大部分田字格蛇鈕官印一樣，學界對田字格魚鈕官印時代的認識也有一個逐漸深入的過程。較早系統討論魚鈕官印的是日本學者菅原一廣和吉開將人，兩文共論及魚鈕官印 9 枚，其中景巷令印、南越中大夫、長信少府和胥浦侯印等 4 枚可確定為南越國官印。〔3〕近年又有多枚魚鈕秦官印資料公布，如《鈔泉堂古印存》著錄日字格魚鈕“中候”和田字格魚鈕“泰原候印”，〔4〕《漢唐閣璽印錄》著錄日字格魚鈕“蕃丞”；〔5〕加上平湖璽印篆刻博物館所藏“清河候印”，目前已知的魚鈕秦官印達到 11 方，詳情可列表如下：

〔1〕王輝、王偉：《秦出土文獻編年訂補》第 550 頁。

〔2〕楊廣泰：《文雅堂藏印》(鈔本)，文雅堂 2008 年。

〔3〕菅原一廣《對魚鈕官印的考察》和吉開將人《南越印章二題》兩文，均見《中國古璽印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第 117—135 頁，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2000 年。菅原一廣《對魚鈕官印的考察》一文還提及了兩枚魚鈕私印，一為戰國鑲金印，一為西漢私印，見原文注釋①。

〔4〕周氏輯拓：《鈔泉堂古印存》(一函二冊，原拓本)，文雅堂 2015 年。

〔5〕李廣輯：《漢唐閣璽印錄》(一函四冊，原拓本)，文雅堂 2015 年。

編號	印文內容	印面說明	印面尺寸	備註				
1	南郡候印	<table border="1" style="display: inline-table; vertical-align: middle;"><tr><td>3</td><td>1</td></tr><tr><td>4</td><td>2</td></tr></table>	3	1	4	2	2.5 cm×2.5 cm	日本寧樂美術館藏
3	1							
4	2							
2	中司馬印	<table border="1" style="display: inline-table; vertical-align: middle;"><tr><td>2</td><td>1</td></tr><tr><td>4</td><td>3</td></tr></table>	2	1	4	3	2.4 cm×2.4 cm	《待時軒印存》著錄
2	1							
4	3							
3	敦浦	<table border="1" style="display: inline-table; vertical-align: middle;"><tr><td>1</td></tr><tr><td>2</td></tr></table>	1	2	2.5 cm×1.4 cm	上海博物館藏		
1								
2								
4	留浦	<table border="1" style="display: inline-table; vertical-align: middle;"><tr><td>1</td></tr><tr><td>2</td></tr></table>	1	2	2.5 cm×1.4 cm	北京故宮藏		
1								
2								
5	泰倉	<table border="1" style="display: inline-table; vertical-align: middle;"><tr><td>1</td></tr><tr><td>2</td></tr></table>	1	2	2.6 cm×1.5 cm	上海博物館藏		
1								
2								
6	四川輕車	<table border="1" style="display: inline-table; vertical-align: middle;"><tr><td>3</td><td>1</td></tr><tr><td>4</td><td>2</td></tr></table>	3	1	4	2	2.49 cm×2.49 cm	日本菅原石廬藏
3	1							
4	2							
7	喪尉	<table border="1" style="display: inline-table; vertical-align: middle;"><tr><td>1</td></tr><tr><td>2</td></tr></table>	1	2	2.5 cm×1.9 cm	珍秦齋藏		
1								
2								
8	清河候印	<table border="1" style="display: inline-table; vertical-align: middle;"><tr><td>3</td><td>1</td></tr><tr><td>2</td><td>4</td></tr></table>	3	1	2	4	暫闕	平湖璽印篆刻博物館藏
3	1							
2	4							
9	中候	<table border="1" style="display: inline-table; vertical-align: middle;"><tr><td>1</td></tr><tr><td>2</td></tr></table>	1	2	暫闕	鈔泉堂藏		
1								
2								
10	泰原候印	<table border="1" style="display: inline-table; vertical-align: middle;"><tr><td>3</td><td>1</td></tr><tr><td>4</td><td>2</td></tr></table>	3	1	4	2	暫闕	鈔泉堂藏
3	1							
4	2							
11	蕃丞	<table border="1" style="display: inline-table; vertical-align: middle;"><tr><td>1</td></tr><tr><td>2</td></tr></table>	1	2	暫闕	北京漢唐閣藏		
1								
2								

以上所列魚鈕官印均應為秦官印，理由主要有三點：第一，從文字風格、印字末筆下折的特殊寫法和印面布局等方面來看，上表魚鈕印均與秦璽印封泥高度吻合。第二，魚鈕印存在的時間。菅原一廣《對魚鈕官印的考察》一文還提及了兩枚魚鈕私印，時代分別為戰國和西漢。^{〔1〕}可知，最晚在戰國時代已經出現了魚鈕印，而且魚鈕印結束的時間最早也在西漢。這個時段的確定就為秦時存在魚鈕印提供了可能性。第

〔1〕 魚鈕鑄金戰國古璽著錄於[日] 菅原石廬《鴨雄綠齋藏中國古璽印精選》028 號，大阪書籍株式會社(アートナィフ社)2004 年。按，此印印臺上有一短立柱撐起魚鈕，與秦及南越國官印的魚鈕形制不完全相同。

三,從印文內容上看。如喪尉,秦封泥中雖然無相關內容,但秦印有南鄉喪吏、宣曲喪吏,更重要的是此印印臺上鑄有“寺工”二字。由此便可斷此印為秦印,也說明秦代確實有魚鈕官印的存在。這也給其他魚鈕官印屬秦提供了可能。其他如南郡候印、泰倉、四川輕車、清河候印等均有與之相關的秦封泥,如南郡府丞、南郡司空,泰倉、四川大守、四川水丞,清河大守、清河水印等。總之,魚鈕是存在於戰國至西漢的一種特殊的印章鈕制,已知的魚鈕官印中除少數為南越國官印外,其餘大部分應為秦官印;而平湖璽印篆刻博物館所藏魚鈕“信郎令印”也不排除為南越官印的可能,由於南越是秦人建立的地方割據政權,各項制度均仿自秦王朝,故此或可暫用“秦系”官印來稱呼。

此“清河候印”除了為魚鈕秦官印新增一實物外,其內容亦可補正文獻記載。據秦封泥“清河大守”、“清河水印”以及見於嶽麓秦簡的“清河郡”,可以知“清河”確為文獻失載的秦郡名;而此魚鈕“清河候印”實物可為秦有清河郡再添一力證。

“候”是專司伺望、偵察的職官,戰國秦漢時期軍中任偵察之事者稱為斥候、軍候。《漢書·百官公卿表》載中尉和典屬國的屬官有“候”,應是專司伺望、偵察任務的武官。張家山漢簡《秩律》有中候、郡候、騎千人、衛將軍候、衛尉候等,秩各六百石。其中“郡候”秩級低於郡尉,應是郡尉的屬官。秦璽印封泥中反映郡級候官的資料有蒼梧候丞、南郡候印、叁川候印、清河候印(以上璽印),恒山候丞、琅邪候印、上郡候丞、城陽候印(以上封泥)等。

“清河候印”應是秦時清河郡設置的專司伺望、偵察的武官用印,或隸屬於郡尉。

(王偉 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 副教授)